

文：林和君（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阿美族名字為 Angay 的白浪）

時值 7 月，東海岸沿線阿美族各部落一年一度的祭典（Kiloma'an、Milisin、Ilisin）又將開始了，而在年復一年的祭典歌聲中，卻有一群本來被族人仰重、本該在祭典上祭祀祖靈的人們，已經逐漸走入歷史和文獻裡，只能在老人家們的口中與記憶，去追尋他們已經模糊的身影。他們就是能與神靈溝通的 Cikawasay，也就是巫師、祭師。

語詞中的 Kawas 即是神靈的泛稱，而 Cikawasay 就是「能使用神靈力量、能與神靈溝通」的人。Cikawasay 在過去的部落裡是相當重要的人物，主要的職責是為人治病、處理疑難雜症、主持各種傳統祭儀、在祭典的準備階段為眾人祈福與祭祖等等；在早期醫療不發達、資源不足的傳統社會裡，更是維繫部落信仰文化的重要角色。

現今像是花蓮縣光復鄉的太巴壠部落、吉安鄉的里漏部落，都還保有 Cikawasay 甚至是巫師階層編制的傳承，也因此保存了相當的傳統文化與智慧經驗。

他們是被神靈託付的人，擁有神靈的力量，但也必須終身接受嚴苛的規限，保留族群文化中最神秘也最核心的信仰，為族群保留最古老的記憶，作為祖靈與子孫的橋樑。

但是同樣是阿美族，對於許多居住在東海岸台 11 線沿岸的阿美族部落（註 1）來說，Cikawasay 幾乎已成為一去不回的傳說。

醫病、除巫.....耆老記憶中的 Cikawasay

台東縣成功鎮宜灣部落今年已 73 歲的老人家 Kacaw，家族裡曾經出過一位 Cikawasay，而 Faki Kacaw（註 2）以前也曾給 Cikawasay 治病過。在 Faki 的回憶裡，Cikawasay 是如何神奇地解決族人的病痛：

我現在 73 歲，以前部落醫療不發達，我們都請 Cikawasay 來治病。小時候我不知道是感冒還是怎麼樣，我們家的 Cikawasay 就用芭蕉葉跟酒作法，好像在跟 kawas 講話。如果我頭痛，就用芭蕉葉沾米酒在我的頭上點，或者就噴米

酒；接著，就在我頭痛的地方用嘴吸，把那個部位的病徵吸出來。這是真的有喔，吸出來的東西有時候是玻璃碎片，Cikawasay 說這就是你頭痛的原因。還有一種病狀，叫做 Misapayciay (註 3)，那是一種肚子痛的病，於是 Cikawasay 就在肚子痛的地方用芭蕉葉、酒撥一撥，然後，就會有日本時代的一塊錢從肚子跑出來，那就是你得了一塊錢的病 Misapayciay，非常神奇。還有一次，我的一隻眼睛不知道弄到什麼東西，看不見了，我們家的 Cikawasay 說，這要請部落裡最高級的巫師治療；我們家的 Cikawasay 帶我去找那位長輩時，他就像動手術一樣，用那種鐵湯匙在我的眼皮上面劃一劃，接著，就從我的眼睛拉出很長很長像麵條的東西，一直拉一直拉，大概 30、40 公分那麼長，然後，我的眼睛就看得見了。他說，你眼睛有這種病所以才看不到。

Faki Kacaw 繪聲繪影地說著，當年他親身感受 Cikawasay 治病的神奇體驗，直呼不可思議。再問 Faki 部落裡還有沒有 Cikawasay 時，Faki 說，8、90 歲那一輩的老人家才有 Cikawasay，現在這些老人家都過世了，沒有 Cikawasay 了。現在大家遇到疑難雜症，都是跑到市區去找醫生。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落的 Fai Alek (註 4)，漢名林阿玉，今年 83 歲，年輕時是非常知名的女乩童，除了台東、花蓮，就連台北、台中、高雄都曾有人來拜託 fai 幫忙處理事情；例如，Fai 就曾經到九份去幫忙找被魔神仔抓走的人，畫符咒與魔神仔對抗，讓魔神仔放人 (註 5)。而法力高強的 Fai，年輕時曾經是 Cikawasay 的徒弟，現在也仍在自家開壇辦事，教授徒弟。

Fai 在十幾歲的時候得了一場怪病，怎麼治也治不好，後來知道，那是因為神明「抓」她來為祂們做事，於是 Fai 便跟著部落裡的 Cikawasay 學習一些傳統的巫事，但是後來卻成為了女乩童，沒有承接 Cikawasay 的位子。

Fai 說，以前的 Cikawasay 為部落族人治病，或者幫族人處理一些奇怪的問題，在豐年祭時為大家祈福、祭拜祖先。「我不算是 Cikawasay，雖然以前老人家有教我一些拿芭蕉

葉、酒來作法的傳統方式，但我只學到一點點，所以我不能在祭典上拜祖先。真正的 Cikawasay 都已經過世了，而這些方法也沒有傳下來。」

逐漸消失的 Cikawasay

目前東海岸的部落或許尚有少數幾位 Cikawasay (註 6)、或者像 Fai Alek 這樣曾接受 Cikawasay 指導的人，但是絕大部分都是「已經沒有 Cikawasay 了」、「Cikawasay 沒有傳下來，沒有人接」。

在筆者 2016 年 8 月間的走訪，得知都蘭、港口與靜浦三個部落最後的 Cikawasay 都在這一年內先後離開人世，這些曾經為族人治病、帶領族人與神靈溝通的 Cikawasay，悄悄地、迅速地，像海浪拍打岸礁、激盪出一陣澎湃的浪花之後，又迅速地隨著潮水退回海裡，無聲而無痕跡。

Cikawasay 走入記憶、不復存在的第一個原因，便是外來宗教的傳入

有的族人因為宗教的信仰，至今不曾參加祭典，甚至從小在部落長大的過程裡，也不曾知道有 Cikawasay 的存在。

台東縣東河鄉東河部落在民國 50 年代尚有三位 Cikawasay 在世，名字分別是 Anulu、Fefek、Afin，他們會在祭典到來之前，指示部落的青年要到哪裡狩獵、會獵到什麼、能獵到多少數量，然後青年將獵得的獵物帶回部落，請 Cikawasay 進行祈福儀式，以供祭典之用，並且在祭典的前一天由部落青年階級的最高層派代表到 Cikawasay 家報信，請 Cikawasay 為青年們祈福。

但在宗教傳入部落以後，傳統信仰受到影響，以及某些人事緣由，在東河部落「拉軍艦」(註 7)擔任青年階級最高層的那幾年間，祈福儀式改由教會代為進行，青年代表也改為向教會報信。於是，Cikawasay 的影響力大為下降、退出了祭典，過世後也沒有傳人，Cikawasay 的傳統就此斷絕。Cikawasay 的消失，改變了傳統祭典的某些規範和儀式。

第二個原因是沒有人可以、或是沒有人願意承接 Cikawasay 的位子。如 Fai Alek 所說，要成為 Cikawasay 必須經過神靈欽點，具備靈感體質、或是曾經出現久病不癒的成巫徵兆的人才可能成為 Cikawasay，而成為 Cikawasay 以後終身都得嚴格遵守戒律，例如不

能吃蔥、蒜、雞等食物，祭儀進行時更要禁慾、禁食等等，否則自身或家人便有可能招致災病，更要終身為部落進行治病、祭祀祖靈、舉行歲時祭儀的工作，含辛茹苦地成為神靈的侍者。

許多部落在 Cikawasay 過世後再也沒有出現具備靈感體質、或是具有成巫徵兆的人，或是，在巫師氏族的後裔中有人出現成巫徵兆，知道自己被選中成為 Cikawasay 的人選，但是並沒有意願承接這項終身的工作，於是專心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以其他的宗教信仰抑制傳統信仰的影響，逃過神靈的挑選而沒有成為 Cikawasay。

當部落失去了 Cikawasay，也就意謂著某些傳統文化脈絡的流逝，因為某些歲時祭儀必須由 Cikawasay 主持，沒有了 Cikawasay，許多相關的祭儀文化和知識也可能隨而逐漸流失。

現代還需不需要 Cikawasay？

即便沒有了 Cikawasay，其實部落仍然有應對的方法，使部落維持穩定的運作，也盡力維持祭典的形式。例如祭典的日期傳統上由部落的老人家 and Cikawasay 共同商討占卜決定，所以原來的祭典日期每年都不會一樣，後來有的部落改由部落領袖決定日期，有的則是配合政府公部門的規劃改為固定的日期；部落族人有的病痛或疑難雜症，則改為尋求現代醫學的診療或是其他宗教信仰的協助。

有的部落短則一年、有的則長達 20 年以上都沒有 Cikawasay 參與社會的分工，但是並不影響祭典的整體運作；尤其在現代社會物質條件的發展下，除了少數特例或是信仰的需求，在多數情況下以現代醫療替代 Cikawasay 的治病，似乎也更有效益。

所以，既然不影響社會分工作整體的運行，在 21 世紀的現代，部落乃至於族群還需不需要 Cikawasay？畢竟對現在大多數的人來說，除了認識傳統文化的意義，Cikawasay 真的只是一個傳說，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改變，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中並沒有 Cikawasay 的存在。我們可以思考 Cikawasay 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他們是同時承擔族群過去和未來的人，他們肩負的責任並不只是在當下；透過歲時祭儀與祭典的知識，讓族人還能與族群過去的記憶連結；藉由祈求神靈的庇佑，讓自己成為族群文化的載體，更憑藉傳統信仰凝聚、安定族群部落的向心力；他們既是為族人祈福治病、祭拜祖靈，同時也是保護族人，祈望族群的命脈向未來延續茁壯。

擁有過去記憶的族群才能在土地真正生根，才能宣示保有傳統領域的生命空間和自主權，而不被詮釋、不被貼標籤、不被決定未來；擁有過去，才擁有向未來拓展的根據與動力。

Cikawasay 正是同時具備過去和未來這兩項特質的人物。

東海岸的 Cikawasay 也許將是一段不會再回來的傳說，因為每一個人都身處在時代不斷的前進與變遷之中；在追尋這一段傳說的記憶、口述和種種紀錄的過程中。

或許，我們該思考的不是這段傳說有沒有人記得，而是未來它會在什麼樣的形式、場合，用什麼方式再被提起。希望那會是在一個擁有勇氣扛起過去、走向未來之際，我們共同學習 Cikawasay 承擔精神的時候。